

朱子文集
三





朱子文集

三

朱熹撰

朱子文集卷之四

答何叔京

心說已諭。但所謂聖人之心。如明鏡止水。天理純全者。卽是存處。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。衆人則操而存之。方其存時。亦是如此。但不操則不存耳。存者道心也。亡者人心也。心一也。非是實有此二心。各爲一物。不相交涉也。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。方其亡也。固非心之本然。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。卻待反本還原。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。來換卻。只是此心。但不存便亡。不亡便存。中間無空隙處。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。而雖舜禹之閒。亦以精一爲戒也。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。雖堯舜之聖。亦只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。豈可謂堯舜之世。無安危治亂之可名邪。如此。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惡之說。請更思之。卻以見教。

答吳德夫獵

承諭仁字之說。足見用力之深。熹意不欲如此坐談。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。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。篤志而力行之。於動靜語默閒。勿令閒斷。則久久自當知味矣。去人欲。存天理。且據所見。去之。存之。功夫旣深。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。次第可見。今大體未正。而便欲察及細微。恐有放飯流歎。而問無齒決之譏也。如何如何。易之爲義。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。此體生生元無閒斷。但其閒一動一靜。相爲

始終耳。程子曰：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，其體則謂之易，其理則謂之道，其用則謂之神。正謂此也。此體在人，則心是已，其理則所謂性，其用則所謂情，其動靜則所謂未發已發之時也。此其爲天人之分，雖殊，然靜而此理已具，動而此用實行，則其爲易一也。若其所具之理，所行之用，合而言之，則是易之有太極者，昨來南軒嘗謂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，蓋得之矣。來諭以不易變易爲未發已發，恐未安。試以此說推之，非惟見得易字意義分明，而求仁用力要處，亦可得矣。

答方耕道

示問詳復，具審比日進學不倦之志，甚善甚善。顧淺陋何足以及此，然荷意之厚，不敢虛也。向者妄謂自立規程，正謂正衣冠，一思慮，莊整齊肅，不慢不欺之類耳。此等雖是細微，然人有是身，內外動息，不過是此數事，其根於秉彝，各有自然之則。若不如此，一一理會，常切操持，則雖理窮玄奧，論極幽微，於我亦有何干涉乎。弘毅之云，雖聖賢所示之要，然恐其閒更須細密，方有實用功處。不然，則所謂只作一場話說，務高而已者，不可以不戒也。若必謂有所見，然後有所主，則程子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于敬者，是爲敬有待於見乎。見有待於敬乎。果以徒然之敬爲不足事，而必待其自然乎。長沙有二先生文集，朋友閒亦必有遺書本子，暇日更求此二書，反復熟讀，不計近功，則智益當明，而有以審乎此矣。前書所謂捨顯過憂小失，正謂放飯流歎，而問無齒決之類，舍此憂彼，則爲失其序耳。若日用工夫，果能謹之於微，不使至於形顯，則善何以加。但恐言太高而難踐，則非所謂切問而近思耳。

答呂道一

三復來示詞義通暢。爲之爽然。但其所論有於鄙意未安者。大凡論學。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。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。苟正矣。雖其人或不能用。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。如其不正。則雖有管仲、晏子之功。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。且古之君子。所以汲汲於學者。不爲其終有異於物而勤。故亦不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。不爲其有名而勸。故亦不爲其無名而沮也。不爲其有利而爲。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。是其設心蓋儻然一無有所爲者。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。若夫萬物散爲太虛之說。則雖若有以小異於輪回之陋。然於天地之化育。蓋未得爲深知之者也。此未易言。今且當熟讀聖賢之書。而以漸求之耳。

答詹元善

昨致書後。宋臣見過。能道比來賢者所誦書。若將應科目之爲者。已竊憂之。又於元履處。見所著書。及孟子說。然後慨然發歎。不意賢者用心之差。乃至於此。便欲致書相曉。而久不值便。以至於今。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懷也。夫義利之閒。所差毫末。而舜跖之歸異焉。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。莊敬涵養。以立其本。而講於義理。以發明之。則其口之所誦也。有正業。而心之所處也。有常分矣。至於希世取寵之事。不惟有所愧而不敢。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。今左右乃方讀水經。而治詞業。是何外慕之重。而自待之輕邪。竊謂此心不除。決無入道之理。至於談經之際。則又專以人欲之私。妄意聖賢。其言險譎乖戾。不近人理。聞之

使人耳聾心悻。不謂斯言一旦而出於賢者之口也。養氣之說。雖不至是。然掇拾老莊荒誕之餘。以求入乎聖賢敬義之實。亦非熹之所敢聞也。前書所謂儒名而釋學。潘、張、特其小小者耳。蘇氏兄弟。乃以儀秦老佛。合爲一人。其爲學者心術之禍。最爲酷烈。而世莫之知也。前書微發其端。蓋預憂左右之將陷焉。而不知其深入之久。已如此矣。感下問之勤。不忍隱默。不識能聽之否。

答胡伯逢

知言之書。用意深遠。析理精微。豈末學所敢輕議。向輒疑之。自知已犯不韙之罪矣。茲承誨諭。尤切愧悚。但鄙意終有未釋然者。知行先後。已具所答晦叔書中。其說詳矣。乞試取觀。可見得失也。至於性無善惡之說。則前後論辨。不爲不詳。近又有一書。與廣仲文論此。尤詳於前。因龜山中庸前章而發。及引易傳大有卦。及遺書第二十二卷者。此外蓋已無復可言者矣。然旣蒙垂諭。反復思之。似亦尙有一說。今請言之。蓋孟子所謂性善者。以其本體言之。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。程子曰。止於至善。不明乎善。此言善者。義理之精微。無可得而名。姑以至善目之是也。又曰。人之生也。其本真而靜。其未發也。五性具焉。曰。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。所謂可以爲善者。以其用處言之。四端之情。發而中節者是也。程子曰。繼之者善。此言善卻言得輕。但謂繼斯道者。莫非善也。不可謂惡是也。蓋性之與情。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。然其所謂善者。則血脈貫通。初未嘗有不同也。程子曰。喜怒哀樂未發。何嘗不善。發而中節。則無往而不善是也。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。伊洛諸君子之所傳。而未之有改者也。知言固非以性爲不善者。竊原其意。蓋欲極其高遠。以言性。

而不知名言之。反陷性於搖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也。所謂極其高遠以言性者。以性爲未發。以善爲已發。而推恕夫已發者之混夫未發者也。所謂名言之失者。不察乎至善之本然。而概謂善而已發也。所謂反陷性於搖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者。既於未發之前。除卻善字。卽此性字。便無著實道理。只成一箇空虛底物。隨善隨惡。無所不爲。所以有發而中節。然後爲善。發不中節。然後爲惡之說。又有好惡性也。君子好惡以道。小人好惡以己之說。是皆公都子所問。告子所言。而孟子所闢者。已非所以言性矣。又其甚者。至謂天理人欲。同體異用。則是謂本性之中。已有此人欲也。尤爲害理。不可不察。竊意此等偶出於前輩一時之言。非其終身所守不可易之定論。今既未敢遽改。則與其爭之。而愈失聖賢之意。違義理之實。似不若存而不論之爲愈也。知仁之說。亦已累辨之矣。大抵如尊兄之說。則所以知之者甚難。而未必是。而又以知仁爲仁爲兩事也。所謂觀過知仁。因過而觀。因觀而知。然後卽夫知者。而謂之仁。其求之也。崎嶇切促。不勝其勞。而所謂仁者。乃智之端也。非仁之體也。且雖如此。而亦曠然未有可行之實。又須別求爲仁之本。然後可以守之。此所謂知之甚難。而未必是。又以知與爲爲兩事者也。如熹之言。則所以知之者。雖淺而便可行。而又以知仁爲仁爲一事也。以名義言之。仁特愛之未發者而已。程子所謂仁性也。愛情也。又謂仁性孝弟用也。此可見矣。其所謂豈可專以愛爲仁者。特謂不可指情爲性耳。非謂仁之與愛。了無交涉。如天地冠履之不相近也。而或者因之求之太過。便作無限玄妙奇特商量。此所以求之愈工。而失之愈遠。如或以覺言仁。是以知之之端。義之用。而指以爲仁之體。則執若以愛言仁。猶不失爲表裏之

相須。而可類求也哉。故愚謂欲求仁者。先當大概。且識此名義氣象之彷彿。與其爲之之方。然後就此體實下功。尊聞行知。以踐其實。則所知愈深。而所存益熟矣。此所謂知之甚淺。而便可行。又以知與爲爲一事者也。不知今將從其難。而二者乎。將從其易。而一者乎。以此言之。則兩家之得失。可一言而決矣。來教又謂。方論知仁。不當兼及不仁。夫觀人之過。而知其愛與厚者。之不失爲仁。則知彼忍而薄者。之決不仁。如明暗黑白之相形。一舉目而兩得之矣。今乃以爲節外生枝。則夫告往知來。舉一反三。聞一知十者。皆適所以重得罪於聖人矣。竊謂此章。只合依程子尹氏之說。不須別求玄妙。反失本指也。直敍胸臆。不覺言之太繁。伏惟高明財擇其中。幸甚幸甚。

答呂子約

所示心無形體之說。鄙意正謂如此。不謂賢者之偶同也。然所謂寂然之本體。殊未明白之云者。此則未。然。蓋操之而存。則只此便是本體。不待別求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。自然安於義理。而不妄動。則所謂寂然者。當不待察識。而自呈露矣。今乃欲如此頃刻之存。遽加察識。以求其寂然者。則吾恐夫寂然之體。未必可識。而所謂察識者。乃所以速其遷動。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。程夫子所論。纔思便是已發。故涵養於未發之前。則可。而求中於未發之前。則不可。亦是此意。然心一而已。所謂操存者。亦豈以此一物。操彼一物。如鬪者之相捽。而不相舍哉。亦曰。主一無適。非禮不動。則中有主。而心自存耳。聖賢千言萬語。考其發端。要其歸宿。不過如此。子約既識其端。不必別生疑慮。但循此用功。久而不息。自當有所至矣。

答呂子約

前書所論。正容謹節之功。比想加力。此本是小學事。然前此不會做得工夫。今若更不補填。終成欠闕。卻爲大學之病也。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。氣象殊不能平。愚意竊所未安。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。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。以開明之。此爲要切之務。若通古今。考世變。則亦隨力所至。推廣增益。以爲補助耳。不當以彼爲重。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。少聖賢親切之訓也。若如此說。則是學問之道。不在於己。而在於書。不在於經。而在於史。爲子思、孟子。則孤陋狹劣。而不足觀。必爲司馬遷、班固、范曄、陳壽之徒。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。八字乃來書本語。夫學者既學聖人。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。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。具在。彼以了悟爲高者。既病其障礙。而以爲不可讀。此以記覽爲重者。又病其狹小。而以爲不足觀。如是。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。徒足以悞人。而不足以開人。孔子不賢於堯舜。而達摩遷固賢於仲尼矣。無乃悖之甚邪。前書所示中庸詩頌西銘等說。皆極精密。意者後書所謂不能下心細意。特一時憤激所發耳。如其不然。則不能下心細意於孔孟。乃能下心細意於遷固何邪。此則尤非區區所素望於賢者。不敢不盡所懷也。禮樂之云。前此只恐未必史遷有此意耳。正使有之。乃是挾禮樂動化之權。以爲智力把持之用。學者所以謹於毫釐之差。而懼其有千里之繆者。正爲此耳。今不之察。而遂指人欲爲理。吾恐其不止於議論之小失。而且爲心術之大害也。阡陌二字。熹前說亦未是。當如風俗通後說。乃爲得之。蓋阡之爲言千也。陌之爲言百也。遂人。徑是百畝之界。涂是百夫之界。而二者皆

從。卽所謂南北之陌。畛是千畝之界。道是千夫之界。而二者皆橫。卽所謂東西之阡。蓋二字名義。本以夫畝之數得之。決是井田舊制所本有。若曰。秦始爲之。則決裂二字。牽彊說合。費氣力而無文理。且井田既有徑畛之制。而秦人去之。則又何必更取東西南北之正。以爲阡陌。然後可以靜生民之業。而一其俗哉。此細事不足辨。或恐有助於古今事變之學耳。徵錄新書。近方看得數卷。大抵是用長編添修。然亦有不盡處。長編亦據曾布。蔡條爲多。此二書雖無狀。然亦見其不可掩者。禍敗之覺。豈偶然哉。讀之令人憤鬱。殊損道心也。同父事解後。得書亦甚嘔嘔。前此蓋已作書慰勞之。勸其因此一洗舊轍。斂就繩墨。若能相信。失馬卻未必不爲福耳。此事向來朋友畏其辯博。不究其是非。而信奉其說。遂無一言。及於儆戒切磋之意。所以使渠至此。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。子約旣敬之。於此恐不可不盡情也。叔晦必且家居待除。象先呈身之說。恐是且欲揚此虛聲。以避守高之嫌。然亦不必如此也。季和聞亦不爲久計。相見勸其早歸。亦是一事。渠卻甚歸心。恭兄教誨。與他人不同也。誠之恐難說話。蓋本是氣質有病。又被杜撰扛夯作壞了。論其好處。卻自可惜也。恭兄文字。狀子已投之當路。如醉如夢。面前事尙不能管得。何可望以此等。但近日百怪競出。不可禁遏。又甚於前此。旣無可奈何。但當修其本以勝之。早爲收拾平生文字訓說之略。成書而可傳者。著爲篇目。而公傳道之。則彼託真售僞者。將不禁而自息矣。若但築堤堰水。決無可救之理也。

聞後來有來依講席者。數學之功。交相爲助。政自不惡。但所論經指。頗覺支蔓。如云維清一篇。又周禮之所寓。此等議論。又支蔓之尤甚者。只似時文。如此。卽我將亦周禮之所寓矣。太皞皋陶之祀。一旦廢絕。固足以見世衰道喪之徵。然其未泯。則於世道。卻未能大有所扶助。如胡致堂兄弟。極論關雎。專美后妃之。不妒忌。而以獨孤亡隋爲證。熹嘗論之。以爲妒忌之禍。固足以破家滅國。而不妒忌之美。未足以建極興邦也。此等處。恐皆是道理太多。隨語生解。要須滌除。令胸次虛明直截。然後真箇道理。方始流行。不至似此支蔓勞攘。徒爲心害。有損無益也。詩說鄙意。雖未必是。然看子約議論如此。自是無緣得契合。更請打併了此一落索後看。卻須有會心處也。

答呂子約

代語之諭甚善。妄爲此語。今已是十餘年。每以告人。無領略者。今乃得子約書。知其爲切要之語。始有分付處也。但前日張富歸所惠書。所論或問中語。卻似未安。請且自反於心。分別未發已發界分。令分明。卻將冊子上所說。來看。還是如此否。自心下看得未明。便將衆說回互。恐轉生迷惑。斷置不下也。且如子約平生。還曾其耳無聞。目無見。時節否。便是祭祀。若耳無聞。目無見。卽其升降饋奠。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。雖其贊引之人。亦不聞其告語之聲矣。故前旒黠橫之說。亦只是說欲其專一於此。而不雜他事之意。非謂奉祭祀時。都無聞見也。所謂王乃在中。尤無交涉。讀書最忌如此支蔓。況又平居無事之時乎。故程子云。若無事時。耳須聞。目須見。旣云耳須聞。目須見。則與前項所答已不同矣。又安得曲爲之說。而強

使爲一義乎。至靜之時。但有能知能覺者。而無所知所覺之事。此於易卦爲純坤。不爲無陽之象。若論復卦。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。不得合爲一說矣。故康節亦云。一陽初動處。萬物未生時。此至微至妙處。須虛心靜慮。方始見得。若懷一點偏主彊說意思。卽方寸之中。先自擾擾矣。何緣能察得彼之同異耶。

答呂子約

所示四條。其前二義。雖有小差。然猶不至難辨。各已略報去矣。至於未發浩氣二義。則皆雜亂膠轕。不可爬梳。恐非一朝之辨所能決。本欲置而不論。以俟賢者之自悟。又恐安於舊說。未肯致疑。不免略啓其端。千萬虛心垂聽。不可一向支蔓固執。只要彌縫前人闕悞。不知卻礙自家端的見處也。蓋今所論。雖累數百言之多。然於中庸。但欲守程門問者之說。謂未發時耳。無聞目無見而已。於浩氣之說。但欲謂此氣元無。配合道義而成。無道義則氣爲之餒而已。其他援引之失。皆緣此文以生異義。自爲繁冗。若一一究析。往復不已。則其說愈繁。其義愈汨。而未必有益。故今奉勸。不若只取子思孟子之言。虛心平看。且勿遽增他說。只以訓詁字義。隨句略解。然後反求諸心。以驗其本體之實爲如何。則其是非可以立判。若更疑著。則請復詳論之。夫未發已發。子思之言。已自明白。程子數條。引寂然感通者。皆與子思本指符合。更相發明。但答呂與叔之問。偶有凡言心者。皆指已發一言之失。而隨卽自謂未當。亦無可疑。至遺書中。纔思卽是已發一句。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。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。但有所思。卽爲已發。此意已極精微。說到未發界。至十分盡頭。不復可以有加矣。問者不能言下領略。切己思惟。只管要說向前去。遂有無聞

無見之問。據此所問之不切。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。當時正合不答。不知何故。卻引惹他。致他如此紀錄。前後差舛。都無理會。後來讀者。若未敢便以爲非。亦且合存而不論。今卻據守其說。字字推詳。以爲定論。不信程子手書。此固未當之言。而寧信他人所記。自相矛盾之說。彊以已發之名。侵過未發之實。使人有生已後。未死已前。更無一息未發時節。惟有爛熟睡著。可爲未發。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。此其謬誤。又不難曉。故或問中。麤發其端。今旣不信。而復有此紛紛之論。則請更以心思耳聞目見三事較之。以見其地位時節之不同。蓋心之有知。與耳之有聞。目之有見。爲一等時節。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。乃與耳之有聽。目之有視。爲一等時節。一有此。則不得爲未發。故程子以有思爲已發。則可。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爲未發。則不可。若苦未信。則請更以程子之言證之。如稱許渤持敬。而注其下云。曷嘗有如此聖人。又每力詆坐禪入定之非。此言皆何謂邪。若必以未發之時。無所見聞。則又安可譏許渤而非入定哉。此未發已發之辨也。若氣配道義。則孟子之意。不過曰。此氣能配道義。若無此氣。則其體有不充而餒然耳。此其實主向背。條理分合。略無可疑。但麤通文理之人。無先入偏滯之說。以亂其胸次。則虛心平氣而讀之。無不曉會。若反諸身而驗之。則氣主乎身者也。道義主乎心者也。氣形而下者也。道義形而上者也。雖其分之不同。然非謂氣在身中。而道義在皮外也。又何嫌於以此配彼。而爲崎嶇詰曲。以爲之說曰。道義本存乎血氣。但無道義。則此氣便餒而止。爲血氣之私。故必配義與道。然後能浩然而無餒乎。語勢不順。添字太多。不知有何憑據。見得如此。若果如此。則孟子於此。當別有穩字。以盡此意之曲折。不當下一配字。

以離二者合一之本形。而又以氣爲主。以倒二者賓客之常勢也。且其上旣言其爲氣也。以發語。而其下復言無是餒也。以承之。則所謂是者。固指此氣而言。若無此氣。則體有不充而餒然矣。若如來論。以是爲指道義而言。若無此道義。卽氣爲之餒。則孟子於此。亦當別下數語。以盡此意之曲折。又不當如此倒其文。而反其義。以疑後之讀者。如今之云也。且若如此。則其上本末。須說以直養而無害。其下亦不須更說是集義所生矣。今乃連排三句。只是一意。都無向背彼此之勢。則已甚重複而太繁冗矣。而其中間一句。又如此其暗昧而不分明。如此其散緩而無筋骨。依以誦說。使人迷悶。如口含膠漆。不可吞吐。竊意孟子胸中明快洒落。其發於言語者。必不至於如此之猥穢而紕繆也。又況來論。已指無是而餒者。爲浩氣於前矣。其後又謂無道義則氣爲之餒。而但爲血氣之私。不亦自相矛盾之甚邪。若程子之言。則如以金爲器。積土爲山之喻。皆有不能使人無疑者。來論雖亦不敢據以爲說。然其所慮。恐爲二物者。亦程子之常言。今又不察其施安之所當。而冒取以置於此也。其他分別血氣浩氣。小體大體。皆非孟子正意。而妄爲離合。卻自墮於二物之嫌。原其所以。只因配義與道一句。不肯依文解義。著實平說。故須從頭便作如此手勢翻弄。乃可以迤邐遷就。委曲附會。而求其通耳。孟子言無暴其氣。而釋之曰。氣體之充。又言其爲氣也。而指之曰。無是餒也。是數語者。首尾相應。表裏相發。所指者正一物耳。今必以無暴者爲血氣。而其爲氣者爲浩然。而又恐犯二物之戒。故又爲之說曰。浩氣不離乎血氣。徒爲紛擾。增添冗長。皆非孟子之本意也。今亦不暇悉數。以陷於來論之覆轍。然只如此說。已覺不勝其冗矣。幸深思之。且以自己分上。明理

致知爲急。不須汲汲以救護前輩爲事。蓋其言之得失。白黑判然。已不可揜。救之無及。又況自家身心義理。不曾分明。正如方在水中。未能自拔。又何暇救他人之溺乎。但所云未發不可比純坤。而當爲太極。此卻不是。小失不敢隨例放過。且試奉叩。若以未發爲太極。則已發爲無極邪。若謂純坤不得爲未發。則宜以何卦爲未發邪。竊恐更宜靜坐。放教心胸虛明淨潔。卻將太極圖及十二卦畫。安排頓放。令有去著。方可下語。此張子所謂濯去舊見。以來新意者也。如決不以爲然。則熹不免爲失言者。不若權行倚闔之爲愈。不能如此紛拏彊聒。徒費心力。有損而無益也。

答呂子約

張元德訓道爲行。固爲疏闊。子約非之是也。然其所說行字。亦不爲全無來歷。今不就此與之剖析。而別引程子沖漠氣象者以告之。故覺得有墮於窈冥恍惚之病。程子所說。乃因對義而言。故自有歸著。而不爲病。而所以破其說者。又似彼東我西。不相領略。此乃吾之所見。自未透徹。未免臆度籠罩。而強言之。所以支離浮汎。而不能有所發明也。若如鄙意。則道之得名。只是事物當然之理。元德直以訓行。則固不可。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。則因彼之說。發吾之意。而沖漠之云。亦自通貫矣。今且以來示所引。一陰一陽。君臣父子。形而上下。沖漠氣象等說。合而析之。則陰陽也。君臣父子也。皆事物也。人之所行也。形而下者也。萬象紛羅者也。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。卽所謂道也。當行之路也。形而上者也。沖漠之無朕者也。若以形而上者言之。則沖漠者固爲體。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。爲之用。若以形而下者言之。則事物又爲體。

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。不可概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。天下達道五。而道之用也。元德所云。道不能以自行。以下自無病。而答語卻說開了。其說自是好語。但答他不著爾。今更爲下一語云。形而上者謂之道。物之理也。形而下者謂之器物之物也。且試屏去他說。而只以此二句推之。若果見得分明。則其他說亦自通貫。而無所遺也。

答王子合

示喻曲折具曉。所謂但區區之意。初見彼閒風俗鄙陋汗濁。上不知有禮法。下不知有條禁。其細民無知。猶或可憐。而號爲士子者。恃彊挾詐。靡所不爲。其可疾爲尤甚。故於此輩。苟得其情。則必痛治之。蓋惟恐其不嚴。而無以警動於愚俗。至於廉退好修之士。柔良鰥寡之民。則未嘗以此加之也。細民藉藉不知此意。妄生恐懼。而彼爲士者。亦何遽至畏縮。而不敢來相見乎。若果有之。卽是其見識不高。趨向凡下。無以異於愚民。爲政者。亦安能每人而悅之哉。至如經界一事。固知不能無小擾。蓋驅田里之民。使之隨官荷畚持插。揭竿引繩。以犇走於山林田畝之間。豈若其杜門安坐。飽食而嬉之爲逸哉。但以爲若不爲此。則貧民受害。無有已時。故忍而爲之。庶其一勞而永逸耳。若一一恤此。必待其人人情願而後行之。則無時而可行矣。且如此間。紹興年間。正施行時。人人嗟怨。如在湯火之中。是時固目見之。亦以爲非所當行。但訖事之後。田稅均齊。里閭安靖。公私皆享其利。遂無一人以爲非者。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。但惜乎此事未及下手。而上下共以私意壞之。使人預憂其擾。而不見其利。此則非熹之罪。而當世自有任其責者。

尙何言哉。然當時若更施行，則其擾不但土封而已。不知噂沓又復如何也。若便指土封爲擾，而謂經界之不善，則如子合者，亦未究此利害也。桂林之行，亦引此自列，然後得免。後世當有知此心者耳。新學旣成，氣象開豁，但願自今以往，游其閒者，亦各放開心胸，莫作舊時卑汗暗昧見識，乃爲佳耳。

答陳膚仲

承以家務叢委，妨於學問爲憂。此固無可奈何者。然亦見此便是用功實地，但每事看得道理，不令容易放過，更於其閒，見得平日病痛，痛加翦除，則爲學之道，何以加此。若起一脫去之心，生一排遣之念，則理事卻成兩截。讀書亦無用處矣。但得少閒隙時，不可閒坐說話。過了時日，須偷些小工夫，看些少文字，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，乃可以培植本原。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。

答周舜弼

所論敬字工夫，於應事處用力爲難。此亦常理。但看聖賢說行篤敬，執事敬，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。須向難處力加持守。庶幾動靜如一耳。克己亦別無巧法。譬如孤軍猝遇彊敵，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。尙何問哉。

答項平父

所論曲折及陸國正語，三復爽然。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。大抵子思以來，教人之法，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。今子靜所說，專是尊德性事，而熹平日所論，卻是問學上多了。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。